

我知道什么？

WO ZHIDAO SHEN



我知道什么？

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

〔法〕让-热拉尔·罗西 著

97.8513

RJG

书
馆

商务印书馆

97.85-13
RTG

21#

我知道什么？

分 析 哲 学

〔法〕让-热拉尔·罗西 著

姜志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哲学/(法)罗西著;姜志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2665-5

I. 分… II. ①罗… ②姜… III. 分析哲学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173 号

我知道什么?

分 析 哲 学

[法] 让-热拉尔·罗西 著

姜志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266-5/B·321

1998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0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4

定价:7.50 元

QUE SAIS-JE?

Jean-Gérard Rossi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二修订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 年 5 月

目 录

引论	1
----------	---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新逻辑”	6
第二章 罗素的限定摹状词理论	16
—问题, 解决	16
第三章 分析和逻辑原子主义	23
第四章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33
第五章 逻辑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	39

第 二 部 分

第一章 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	48
—附录: 日常语言哲学	55
第二章 赖尔: 概念分析	58
第三章 斯特劳森: 从陈述的逻辑到描述的 形而上学	64
—语言的逻辑分析的批判, 描述的形而上学	
第四章 奥斯丁: 走向言语行为理论	72
—述愿陈述与述行陈述之间的区分, 言 语行为	73

第三部分

第一章 走向逻辑的哲学	81
第二章 奎因:量化和本体论	90
一本体论承诺标准,量化的哲学问题	91
第三章 克里普克:形式语义学和本体论	101
一专名的理论,可能世界	103
结论	111
注释	113
参考文献	114

引 论

分析哲学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称自本世纪初以来,主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进行的,虽然名称各异但都与语言分析有关的哲学研究。

当人们考察分析哲学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是分析哲学的目标、观点和方法的多样性。从表面上看,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之间,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和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关于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之间,维也纳小组反形而上学的排他性论断和目前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世界、身心关系等争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特别是娴熟地操弄奥卡姆剃刀的“祖师爷”对本体论简洁性的关注,和分析哲学运动新皈依者的至高哲学关于可能的但非现实的事物、虚构的物体、个体的本质可自由进入现实世界之间更无任何共同之处。

然而,尽管存在着倾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研究都够得上一个共同的名称:“分析哲学”,从而表明了它们的统一性。这些研究无一例

外地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哲学问题,并通过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

不过,这样的说明还不足以把分析哲学的特点显示出来。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始终努力去把握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总是或多或少地把哲学思考联系于他们所使用的为数不少的某些字眼和概念的意义确定方面,甚至将整个哲学活动放在概念产生的过程中。

在分析哲学的信徒看来,问题不仅仅是在哲学思考的预备阶段,甚至在哲学思考的进行过程中确保某个工具的良好运作,而且要把这一工具作为完整地理解现实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分析哲学具有明显的新康德主义特点,康德在进行批判时,语言(不管如何看待语言,着重语言的哪个方面)起着感知形式和知性范畴的作用。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根据语言与思维、世界、文化等等的关系,可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物理的、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等等现象。但应该明确,在何种意义上分析哲学都把语言当作理解现实的手段。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分析哲学家与语言学家没有什么大的联系,分析哲学既很少借用语言学术语,又没有带给语言学什么东西。实际上,只

是从逻辑的观点看,语言才获得了优先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杜美(M. Dummett)对分析哲学下了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定义,他认为“分析哲学是后弗雷格的哲学。”在这个定义中,他既强调了弗雷格对分析哲学形成的历史性贡献,又指出了分析哲学自诞生以来,不管如何都联系于弗雷格留传下来的现代逻辑。

我们打算以探讨现代逻辑的发展来作为研究分析哲学的引线。事实上,弗雷格的逻辑及其变化形式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分析哲学所经历的各种发展和变化的背景。现代逻辑一面发展,一面产生了多样化(这可能有损于逻辑的统一性),充实和加深了对语言的逻辑理解。

事实上,人们可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三维物体,它有三个轴心:句法轴心,语义轴心和实际使用轴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至今天,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只有语言的句法维度才属于逻辑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一致认为,关注解释语言实际使用的哲学家完全忽视了逻辑。此外,现代标准逻辑也不允许解释语言的实际使用。虽然罗素远不是不关心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但《数学原理》中的逻辑体系实际上排除了一切语义学。只有当逻辑的发展产生了多样

化,澄清了多种互不相同的“逻辑”,才能通过逻辑来“照管”语言的所有方面:句法的,语义的和实际使用的方面。

人们可以在广义上(不是在技术性意义上,与标准逻辑特别有关的句法特征意义上)显示分析哲学关于语言研究的逻辑特点。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只有根据逻辑的发展,逻辑所带来的希望和失望,逻辑所经历的改进、变化、修正和整理,分析哲学才能得到自身的发展。

为便于分析,为使阐述条理清晰,我们把分析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分别相应于三大分析方法,三代分析哲学家。

实际上,三代分析哲学家是依次出现的,第一代逻辑主义哲学家的特长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并在这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其目的是用形式语言对日常语言的陈述进行治疗和重新公式化;第二代分析哲学家形成于逻辑主义衰退之时,致力于描述使用语言时的环境、背景和场合;第三代分析哲学家利用已经超出标准逻辑框架的逻辑体系结构,力图将通常是矫揉造作的理论模型强加给细腻的、微妙的、甚至是不精确的日常语言。

这样的概括可能过于粗略,人们也许会说,第一代哲学家关注语言的句法方面,第二代哲学家注重

语言的实际使用方面,而第三代哲学家则着重语言的语义方面。同样,人们也可以说,第一代哲学家优先考虑逻辑,忽视自然语言,第二代哲学家优先考虑日常语言,不关心逻辑,而第三代哲学家则准备建立自然语言的逻辑形式化(同时,冒着有损于逻辑统一性的风险)。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逻辑”

19 世纪中叶，产生了以布尔 (George Boole) 代数为标志，并经过耶方斯(W. S. Jevons)，文恩 (J. Venn)，德摩根 (de Morgan) 等人研究的数理逻辑。所有这些理论和研究都试图扩大过于狭窄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范围。显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非常紧密地联系于印欧语言的语法形式，却不能充分地解释新数学。

但是，所谓的“新逻辑”的创立，主要归功于弗雷格(Frege)，皮亚诺(Peano)和皮尔斯(Peirce)。弗雷格引入了概念符号，并在命题的内部作了函项和自变元(argument)之间的区分，提出了量化理论；皮亚诺为新逻辑提供了一套清晰而优美的符号系统；而皮尔斯则使用了到那时为止还被忽视的关系逻辑。

事实上，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真正创始人。我们在此称呼的“现代标准逻辑”主要是由于他的研究才建立起来的，并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标准逻辑”

相区别。

那么,这两种逻辑的差异在何处呢?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说:新逻辑的主要创新是认为“苏格拉底是终有一死的”和“所有的人都是终有一死的”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命题实际上不是同一种形式的命题。

显然,古典标准逻辑和现代标准逻辑的差异不仅如此。但应当承认,罗素表现出了人们常说的先见之明。古典标准逻辑仅局限于表面的语法形式,把谓词形式放在优先地位,认为可以把所有的命题,包括关系命题,纳入主词—系词—谓词的形式。而现代标准逻辑的分析则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语法分析,着手区分逻辑形式和语法形式。

但我们不准备在此述叙自弗雷格 1879 年发表《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以来的现代逻辑形成的历史。我们只是想描述现代逻辑的标准形式,阐明为了解分析哲学所必需的知识和要点。

正如最近索默斯(F. Sommers)在《自然语言逻辑》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现代标准逻辑的特点是承认原子命题。

现代标准逻辑试图揭示命题的最简单形式。然而,存在着两种复杂形式,应分别对待,并对每一种形式作不同的分析。

有些命题是复合的,通过合取、析取、蕴涵等方式组合而成。例如,命题“天气热和天下雨”,“如果皮埃尔忘记了乘火车,则他就不会来”,等等。但在有些场合,事情并不如此地简单明了。“皮埃尔和玛丽来了”看起来是一个简单命题,但可以把这个命题分解为“皮埃尔来了”和“玛丽来了”。在《波尔罗亚尔语法》中,有一个命题“不可见的上帝创造了可见的世界”,这个命题可看作是下列三个命题的合取:“上帝是不可见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是可见的”。

现代标准逻辑的特点不全局限于作这样的分析,而是为了演算和确定复合命题的真值才作这样的分析。现代标准逻辑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复合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复合命题的简单命题(原子命题)的真值,并取决于将简单命题结合在一起形成复合命题的联结方式。这就是伸延性(extensionnalité)论点,真值函项理论的基本论点。真值函项理论求助于演算:命题的演算。维特根斯坦和波斯特(Post)建立的“真值表”可以迅速地确定复合命题的真值。

但是,还有一类复杂形式,需要用另外一种分析方法,而不是作简单的构成元素的分解(如同把一个物体分解成各个元素的化学分析方法)。所需的方

法在于阐明外表简单的命题的复杂特点。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标准逻辑与古典标准逻辑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古典标准逻辑是一种项的逻辑。主项和谓项之间的区分不归结为命题的构成项之间的性质区分。区别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对项的设定。所有的命题都是谓词形式。所有的命题包含主项和谓项之外,还包含通常所说的范畴项(*termes catégorématiques*),非范畴项(*termes syncatégorématiques*)(比如,凡、所有、没有一个、没有、有些、等等)和否定词。所有的命题具有如下形式:

所有/有些 S 是/不是 P。

现代标准逻辑认为,一个简单命题或原子命题应不包含非范畴项。包含非范畴项的命题不可能是原子命题。因此,人们立即发现,命题“所有的人都是终有一死的”不是一个原子命题,而是一个复合命题。相反,命题“苏格拉底是终有一死的”则是一个完全有可能成为原子命题的命题。

也许,人们会建议把命题“所有的人都是终有一死的”分解成各个命题的合取,其中每一个命题的主项是所有过去曾活过、现在活着或将来能活的人的专名。这样一来,就不会越出命题逻辑的框架,接着,只需真值函项理论就行了。上述命题的真值取